

(美) 赖德·麦克道尔



血 腥 赌 注

孙迎春
林 葳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血腥赌注

(美) 赖德·麦克道尔 著

孙迎春 林葳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0.25印张	212,000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定价: 3.10元	

ISBN 7-202-00222-1/I·44

内容提要

英国温布顿大战即将拉开战幕，美国的詹姆斯最具威胁的对手是苏联的切科。苏联某机构也对切科寄以厚望，他们派遣了前克格勃特务约瑟夫前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切科获胜。

詹姆斯为人正直坦荡，但生活放荡。抓住他的这一弱点，约瑟夫收买克劳德特引诱詹姆斯，并诱其吸毒，他们的活动都被约瑟夫摄入了录象机镜头。美貌动人的帕姆是詹姆斯的女友，一直暗中对詹姆斯进行着单恋，粗疏的詹姆斯对此却毫无察觉。帕姆因心情不佳纵酒失态，被卷入同性恋活动。之后又被约瑟夫跟踪绑架，遭到百般蹂躏，并被约瑟夫作为要挟詹姆斯的手段。

约瑟夫在对詹姆斯要挟谈判失败以后，决定除掉詹姆斯，美国方面有所觉察，雇佣了职业杀手马丁，以对付约瑟夫，至此，詹姆斯与切科、马丁与约瑟夫之间在温布顿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血腥赌注

〔美〕赖德·麦克道尔

第一章

英国伦敦。

他的个头儿不足 6 英尺。尽管他一直受到新闻界的特殊关照，且听从代理人的劝告举行了数不胜数名人谈话节目，尽管到处都有关于他的广告，尽管他在球场上胜过那么多场球，但人们还是料想不到他竟会这么矮。他身材不高，但很强健。虽然过去他一直很瘦，但现在可绝非如此。那时，即便作为一个孩子，他也显得太小太瘦了。两年前过了 21 岁生日后，他就不再是个孩子了。他总是受人欺负，却从未欺负过人。但是，也是从很小的时候起，他那瘦弱的骨骼里便蕴育着一种潜能，使他在运动场上能够超越他的队友和教练们从未见过的小伙伴们。这种天赐之才是其父首先在这个独子身上发现的。儿子的这种天才促使他连续 8 年每天早晨驱车送儿子到城市另一侧的公共球场去训练。此举甚为正确。在那里他要和小詹姆斯·麦克拉伦苦练 1 小时，期望着有朝一

日儿子击球过网的本领会将他和妻子从小市政办事员的死胡同里拯救出来。他的决断正确极了。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他是从参加地方、县里的比赛开始起步的。这对家长们来说，与其说是致力于体育运动，还不如说是进行社交活动。由此他进入了州级比赛，这一进步开始时他觉得很令人振奋，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全无敌手了。接着是东部区比赛，表面上看是进了一大步，因为该赛事涉及三个州，其实并无实质性进步。对他说来，不过是运动员的口音复杂了些。比赛水平还是那么高，或者说还是那么低。13岁的时候他就成了纽约州16岁以下少年参加的网球比赛的冠军。他得到11个人的赞助、2个教练的指教。一星期由贝弗利——在职业商店工作的一个女子——留宿5次。

“那就是他吗？”希思罗航空公司协和式飞机机场候机厅外人们七嘴八舌地问着。“不是，他比这高。他妈的！我和这家伙一般高。不知他的女朋友来了没有。瞧瞧他的衬衫，他过去肯定很穷。”

詹姆斯·麦克拉伦心情平静地从人群中大步穿过，一只手拿着一本《华尔街杂志》，另一只手里是蛋卷冰淇淋。过去，他要提着装有自己从来不穿的衣服的手提箱穿过那些虽去过但却说不上名字的机场，那样的日子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作为世界头号网球选手，他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维持这种地位。差不多就是这样。

他敷衍着从早晨8点就在人群中等候他的一伙摄影记者，对他们礼貌地、千篇一律地打着招呼：“你们好，伙计们。很高兴又见到了你们。”

“麦克拉伦先生，再次来英国感觉如何？做好卫冕的准备了没有？”一个项上挂着好几个相机的戴眼镜的高个子问道。

“好，当然很好，当然已有所准备。我随时随地都准备着。”他咧开嘴笑着，把剩下的那些蛋卷冰淇淋一口吞了下去。

“你的女朋友怎么样？贾尼在哪儿？他们说你们俩断绝关系了，是真的吗？”一个矮胖的记者问他，显然想刺激刺激他，看他作何反应。

詹姆斯思忖了一下。他一边深深地呼吸着，一边斟酌着他的代理人布赖斯·埃文斯对他说过话：“场外耐心等于向银行存钱。24小时都蛮不讲理的人没人喜欢。”于是他含笑回答：“贾尼很好，她过几天来。我需要一段时间单独练球，把注意力集中一下。”他向四周瞧了瞧，看希思罗机场负责带他穿过球迷和记者人群的那个人来了没有。

“你觉得与切科的对抗怎么样？你想能赢吗？”

又一个痛处：切科，这个6呎2吋的俄国人在过去的6个月中曾有2次胜过自己。妈的！他们挖空心思弄清你的态度。在飞机场的3个多小时里他只是在想：给新闻界作作戏，利用利用宣传工具，但决不能被他们所用。新学会的退避策略最终会赢得好处，就象在南塔基和查盖尔两地那样，在保格也不例外。他在心中反复地这样想。“以前我赢了切科，这回还要战胜他，”他语调平淡地说，随后，又用愉快的语调说：“要是我每次都胜就没什么意思了。人们花了钱是想得到点乐趣的呀！”

矮胖子向前挤了挤，说：“这么说来，麦克拉伦，你参加

比赛只是为了赚钱喽，你感受不到比赛的乐趣吗？”

“比赛，我当然感到有趣了，不过，光寻欢作乐可是交不了房租的呀！”

“也无法雇用律师呀！”矮胖子笑道：“你在长岛就是因为寻欢作乐，抽可卡因才被下了大牢的吧？你父亲把你保释出来，并请了艾普斯坦之类的援兵，是不是？”

“那不关你的事。还是谈网球吧！”詹姆斯说，他恨不得把照相机从胖子的嗓子眼里捅下去，但他强忍住了。

“那好，”胖子不怀好意地说，“你是打算象你在《花花公子》杂志里说的那样一直规规矩矩地打到底，一次公众警告也不要受到，还是想惹人讨厌？”

胖子的腔调比他问的问题还气人，詹姆斯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去他妈的布赖斯·埃文斯！他想。要倒霉也得揍这个胖家伙。“我要惹这东西讨厌。”詹姆斯说着闪电般地用左手给了他一击，登时就把他鼻子给打瘪了。他等了片刻——静静地等着，以防胖子反扑过来，然后转过身沿着门厅走去，后面跟着狂热的人群。

“你把他鼻子给打破了。”一个记者笑道，同时把一架电视录相机对准了他，镜头离他的脸只有1英尺远。

詹姆斯转过身去朝着电线吐了几口唾沫，因为伦敦所有的报纸一经在头版把这些镜头登出来，人们立即就会知道，他来参加这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网球锦标赛，刚一到就做了件有伤名誉的事。“记在他妈的我的帐上，老子花得起。”

他匆匆穿过门厅，一头钻进位于航空终点站最远处的、专为要人准备的休息厅。他在酒吧柜台要了双份的伏特加桔子汁。不管什么酒，他都配着水果汁喝，给人一种安分守己过

日子的感觉。此时在窗帘和彩色玻璃围栏以外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他发现一张没有人的桌子，就背朝着那群人坐了下来。

他大腿关节处痒得要死，从臀部的口袋处狠狠地抓了抓，然后很古怪地拨弄了拨弄已抽了一半的大麻卷烟。在飞机上时他已经在洗漱间抽过了，现在，他盯着那些卷烟，又想起了与那个胖家伙发生的口角，感到直倒胃口。妈的！他咒骂着劣质的烟草，要是卷烟质量还说得过去，他就不会介意那个胖家伙所说的话了。他又咒骂起贾尼来，这些倒霉事儿全是她引起的。他把剩下的东西一饮而尽，然后便从太平门离开了休息厅。该死的机场接待员！他丢了饭碗才好呢！他在外门厅转了一圈，戴着墨镜匆匆打人群中穿过，没有被什么人认出。一个彬彬有礼但却缺乏观察能力的出租车司机递给了他一根香烟，把他送到了座落在骑士桥的皇家花园饭店门口。

东西全都在，惠普林公司说东西都会送到的：行李、衣物，还有最重要的——惠普林牌球拍。他把东西都细细看了一遍，网球拍显然对他仍然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他拿起一个拍子，小心谨慎地摆弄了几下，从打开的手提箱里抓起一只短袜搞成球形，抛起来打了一个高而慢的球，准确击中了皮革灯罩，上面出现了一条6英寸的凹沟。然后他把袜子取回又重复同一动作，这回把桌上的细磁台灯打落在地。台灯“砰”地一声掉在地毯上，灯泡儿炸破了。他走过去查看，细磁部分完好无损，“真怪呀，”他一本正经地说。随后他走回原处，把灯翻过来查查是哪儿造的，“阿斯普雷公司，”他自言自语地说，“不坏呀。”

他把十几只球拍全都摆在双人床旁边，留出一套晚上穿的衣服，把其它的都放了起来。他计划晚饭时会见一位生产最佳网球运动衣公司的总经理——一个为了温布顿网球赛而特意赶到伦敦的美国人。这与世界新闻界给他画的肖像不同，并非他办的事都无一例外地那么无礼。他很清楚由于自己穿着短袖汗衫和旧的胶底帆布鞋招摇过市使得自己的形象又增添了几许色彩，场上的滑稽表演自然无补于事。那种生活方式准确地代表着他的个性；他还时常在夜晚与一批赞助人和财神们进行秘密会见，特别是惠普林的那些有财有势的人——他的主要赞助人，这当然也是他的特色。惠普林，这个过去在伊利诺斯州莱克福雷起家的小小体育用品公司，现在已经变成网球界最响亮的名字。这全归功于顶层办公室的那些掌管推销业务的年轻人。惠普林是进行重大赞助活动的首家网球用品生产公司，它因此赚得就更多了——仅去1年年就赢利5亿美元。

詹姆斯·麦克拉伦现在是他们的头号商品。他在网球界引起人们争议的多次胜利和世界第一的地位使得该公司仅去年一年就提高利润20%。对此，麦克拉伦当然一清二楚，并且很高兴让惠普林知道这一点。但为了得到200万美元，只需打球时挥舞一种特定商标的拍子，每两个月朝着广告摄影记者呲牙笑笑，他无须再抱怨。

他把空箱子从床上取下，又转回身把烟灰缸里还在冒烟的大麻卷烟头捻灭。起居室里照例备有电视机和一个私用酒柜，那是皇家花园饭店经理为他惠顾该店而赠送的礼品。酒柜冰箱中装满了他最喜欢喝的美国米勒公司产的啤酒和戈登公司产的杜松子酒。他查看了一下冰箱里的东西，冲着那瓶

斯托利克纳亚伏特加笑了笑。他把瓶盖打开，撒手把瓶子放开又赶紧抓住，在架子上的一个标有交织字母的玻璃杯里倒了半杯。他一气把它喝光，体验着酒下肚时的那种凉爽感。然后又打开了一瓶啤酒，喝了大半瓶。在去洗漱间之前，他把一盒磁带放到嵌在墙壁里的立体声录音机里。那是一盒旧的摇滚乐磁带，他曾告诉惠普林公司，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给他准备好50盒磁带，这盒是其中之一。然后他就进去洗淋浴了。

活波的热水柱激在他身上，使他上半身瘦而强健的肌肉力量顿生。昨天他在洛杉矶打了一场双打，练了差不多8小时的球，弥补坐喷气机所耽误的几天时间。他通常每周练6天，每天3小时，其中有2天是和教练哈尔·吉姆森一块儿练。他一次练球都没误过。使他遍历所有机场，体验所有紧张节奏和身处旅店房间的孤独滋味，经受所有荒唐事物的部分动力，正是他那种要统治网球运动，永远维持最佳运动员称号的不可压抑的愿望。此时他年当23岁。

他从喷头下走出来，在灯光下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阴茎。因为上周整个一周他都没断和蒂默曼夫人发生关系。她女儿贝特西在外参加巡回比赛，故他得以在洛杉矶历时6天的辛普森锦标赛期间，与蒂默曼夫人在他的旅店房间里实施了肉欲箴言。詹姆斯回想着她是怎样的一种野兽，只要他能，她就无时无地不需要他。与这种淫乱狂发生关系在他还是首次。面对这位年已51岁的女人，他自己那不知厌足的性欲也不得不甘败下风。

他穿着拳击短裤从浴室走了出来，一边还起劲地用毛巾擦着头发。他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正在倒换磁带时，电话铃

响了。

“什么事？”

“詹姆斯，你他妈搞了些什么名堂？全国记协威胁说要抵制温布顿大赛，还听说会涉及一项耗资100万英镑的官司。是的，我知道那家伙非常讨厌，但你为什么非要打破他的鼻子呢？烂鼻子对法院审理很有影响力。”布赖斯·埃文斯的语气里含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愤。

詹姆斯估摸了一下形势，“为了耶稣基督送给他们5张正面看台票和2张中心球场票。只不过是一个蠢笨的摄影记者，又不是打了女皇。”

“和打了女皇是不太一样。”布赖斯说，他的语调不那么生气了，“但还存在着记协抵制的问题。我知道这都是胡扯淡，不过听起来不好听。惠普林可不喜欢这个。”

“惠普林可以推掉嘛！下飞机时希思罗航空公司连个陪伴的人也没有派。他们知道那些事儿对我刺激有多大。”詹姆斯嘴里含着雪糕渣说，“我又没有把那家伙打重嘛！”

“打得够重了。他此刻正在几个律师的陪伴下呆在夏尔灵克罗斯医院里。更糟糕的是，事件的全过程都录下来了。”

詹姆斯把酒放下，拿着话筒走出起居室把隔门都关上了，使震耳的音乐声变小了些。他一屁股坐在床上，又打了个滚趴在上面，“你是律师，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你在打他以前应当先考虑考虑后果。”布赖斯有些过于简短地说。

“埃文斯，我一年给你20万可不是为了要听你做出这样的回答。赶紧想出个办法来，要不然就解雇你。”接着是一

阵沉默。

詹姆斯对布赖斯·埃文斯非常了解，知道他有5个孩子，3个在私立学校，2个在艾维利格的学校。他了解埃文斯在巴巴多斯的新家和在法国南部正建着的住宅。他也很清楚一年失去20万美元对这些人 and 这些工程都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他深知布赖斯·埃文斯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私人代办，而且他很喜欢这家伙。“动动脑筋吧，布赖斯，这件事的难度其实还不及可卡因案件的一半。这事就由你来琢磨着办吧，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花上1万元，”詹姆斯说，又宽慰他道：“好不好，布里西？”

“好，詹姆斯，我想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布赖斯停顿了一下又说：“对了，惠普林公司打电话来了。西德尼·休斯现在就在城里，他被委派管理锦标赛事宜。住在多切斯特。”

“西德尼·休斯——那个灌洗袋。为什么那个混蛋总是在老子跟前摇晃他的小脑袋？福雷希尔斯、蒙特卡洛，现在又到了温布顿。公司知道我受不了他那一套的呀！”詹姆斯说。

“董事会受得了。他的父亲把持着董事会。另外，他还没有坏到那个程度，不过是有点蠢罢了。”

“1933年人们就是这么说希特勒的。”詹姆斯说，他想到刚才要是把酒带到这儿来就好了，“我想，他要是象你说的那样那么能干，认识他倒还不错。谁知道呢？有可能我还能从他身上刮些可卡因。”

“听着，你能不能停止和可卡因打交道？现在是你的缓刑期，要是你再犯了那种事儿，就会关上2年监狱。”

“布里西，这儿可是愉快而古老的英国，女皇的家乡，好人的国度。假如他们发现我只有可怜巴巴的1克可卡因，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假如是海洛因，那么……”他一边想象着布赖斯脸上的表情，一边开心地笑了。

“虽说是在愉快而古老的英国，但自去年锦标赛以后你的名声可不如以前了，现在又有了希斯罗这件事。在第一次判决的基础上，恐怕你还得服18个月的刑。詹姆斯，快别傻了。”

詹姆斯开怀的笑声通过电缆传到了纽约，传到了布赖斯·埃文斯耳中，“伙计，这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对此我常常怀疑。”布赖斯说，“关于重新谈判下一年合同的事我已经和斯迈思谈了。他给你提供了一项‘贵族’股票特权。公司给你10万股票，在下一个半年再给你10万股票的特权。整整100万，要是股票看涨，还有可能至少再多得200万，股票肯定会上涨的。”

“妈的！坐了4个小时的飞机飞了4000英里，结果遇到的是这种事儿。”詹姆斯猛吸了几口大麻卷烟，然后把烟喷了出去。“现在一股多少钱？”

“10美元。一旦星期一公开了，马上就会达到15美元。你要是接受了这项特权，仅此一项就可赚100万。”

“我不要，惠普林可没有把钱向我身上甩的习惯。这是什么圈套？”他问道。

“噢，股票特权取代了旧的按百分比分成的做法。当然，你可以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但高出的利润却是公司的。股票值当然也有可能下跌，因为大头球拍仍是个新鲜玩

艺儿。”布赖斯解释道。他那鼻音很重的语调通过电缆穿过大西洋传到了詹姆斯耳中。

3年以来，由于面积大于旧拍20%的一种新式球拍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惠普林公司一直在冒险增加投资额。从理论上说，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力量更强，击球面更大，准确性也更高。尽管如此，国防市场研究机构和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尚不能确定公众反应究竟怎样。原来是一家小公司专门生产这种球拍，销售额也一直非常稳定，但油水不大。那家公司甚至成功地与十几个获得名次的选手鉴定了合同，通过他们的使用促使大头球拍大量销售。然而选手们却沾沾自喜于过得去的球拍销量和平平淡淡的成绩，只有一位女选手例外。詹姆斯回想起在飞机上读到的那篇关于佛罗里达炼油厂报道。既然炼油厂可以把石油制品反销给阿拉伯人，他们当然也能够将大头球拍推销出去。

“布赖斯，这事你和我父亲谈过没有？”他小心翼翼地问。

“没有，还没有。”布赖斯回答。

“好，那就不要和他谈。买下股票，接受股票特权。另外，和电台摄影记者接触一下，让他们对明天在赫灵厄姆举行的演练球赛进行拍照。英国时间9点30分。我要让那些球拍引起世人的关注。”

他听出布赖斯在拿着话筒思索。“但是，詹姆斯，惠普林的目的可不是为了那个。合同上说在所有的比赛上，不管是表演赛还是锦标赛。”

詹姆斯打断了他的话头：“听着，合同上说什么我很清楚。但法律上却没有规定说必须用糟糕的球拍练球。再说，

即使我未与‘贵族’签订合同，让它亮亮相惠普林最终也会受益，因为两个公司都归它管。”

“对，可能是这样，但老实说——”

詹姆斯再次打断他：“老实说，你想得太多了。让合众国际社两名摄影记者明早在饭店球场等候，还有，把股票买下。”

“我已经办了，”布赖斯在公园大街他的办公室拖着长腔说道，“我已经办了。”

詹姆斯放下了话筒，心中洋溢着强烈的欢愉感，那种快感在话筒放下后依然萦绕在心头。他很了解惠普林的总经理斯迈思。他的吝啬是出了名的。在惠普林赞助的球队里打球的98%的选手，都依其在中西部网球赛中的名次每3个月收到一次菲薄的报酬。如果一个选手打得出色，他赚钱的能力就会反映在所得报酬上——譬如，额外增加数千美元。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个选手的位次下降了，信息立刻就会传到最高负责人斯迈思那里，然后再回到持有资格证书、负责发放薪金的会计员那里。会计员将酌情对选手们的薪金进行增减。

由于对这种易变的制度感到不满，许多选手都另寻出路了，但是，由于惠普林实际上垄断了网球市场，所以选手们与他人签定一项略具竞争力的合同的可能性也就等于零。每个人对此都很清楚，本杰明·斯迈思是一个，詹姆斯·麦克拉伦也是一个。詹姆斯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拿100美元低薪的那些日子。连续3年，从15岁到18岁，他痛楚地认识了令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实际是败坏道德的——赞助行为的实

质。在他最需要钱的那些日子里——为了家庭而不是单为自己——金钱来得太慢、太没有保障了。在他习惯网球生涯的极快节奏和选手们之间的激烈竞争之前，他的位次一直是低低的第六十几名。连续3年他一直是惠普林人们“狩猎”心理状态的捕获对象。但那种情况是早已不复存在了。

他一翻身坐在了床沿上。明早——即温布顿大赛正式开始的前一周——他将使用“贵族”球拍打球，这无疑会使股票值增大，即使增加不了2倍也得增加1倍。股票值每增加1美元，他就会获得20万美金。获利之大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现在，他是最大池塘里最大的鱼，他对此很是得意。